



天涯诗海

插花

(外二首)

■ 春春辉

当我终于学会去爱 束起腰身,刺藏进圆润的玻璃瓶,努力把头探出一朵花的样子

作画的人,请给我一只蜜蜂 带走我的余香

给我一口水 让我回报这人间更多的红

潮汐

云和天空擦肩而过 引燃我心中一簇簇的星光

风的触手 抚摸盛夏四十度的额头 一颗跃跃欲试的心已经滚烫

爱扇着火,堆叠着空气里 悄然滋生的情绪

一股涌动的力量 高举着月亮,黄沙你心中的…… 潮汐

晨雾

柳树的枝条 延展出一身的省略号 你藏身 在清晨的薄雾里 断断续续

多情的风偶尔揭开,草木、鸟虫声音—— 葳蕤世界的一角 那些欲说还休的情愫 兀自生长

光影交错的暧昧,于恍惚中款款而来 一只鸟的鸣叫 在晨光中若隐若现——犹如我心中朦胧的爱意 那缭绕着的情绪 在晨雾中若有若无

入秋

■ 周广玲

忽然间,山瘦了轮廓 水瘦了声息,风轻拂过 带走了夏的热烈与喧嚣 纠缠的云雾,在立秋后渐渐散了场

季节缓缓,如细沙穿过指尖 一抹白,悄然绘在天边 我不回避,融入这流转的画卷 成为季节里,温柔的一笔淡烟

秋的画面,轻轻勾勒希望 让心灵在广阔天地间翱翔 不急于归巢,不畏惧未来的霜 温柔的时光里孕育着诗行

入秋了,一切都在慢慢变化 而我在变化中寻找答案 不急,不躁,只因知道 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浪漫

百家笔会

鞋子故事

□ 马珂

第一次穿上皮鞋的我,兴奋得手舞足蹈。回家后很多小伙伴听闻我进城买了双皮鞋,纷纷来家里观赏,流露出羡慕的目光。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自古以来,鞋子就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我国,与鞋相关的成语和故事不计其数。青鞋布袜、芒鞋竹笠、鞋履轻灵、郑人买履等成语耳熟能详,春秋时期有人将脚削掉一块去适应鞋子大小的成语“削足适履”更是众所周知。它比喻不合理地迁就现有条件,或不顾具体情况地生搬硬套。以此给后人留下警示。

我记事时,是在国家改革开放之前。那时的生活并不富裕。我所在的村子,家家户户靠编织草鞋出售换点零钱补贴家用。夏天无论大人小孩,清一色穿着草鞋。草鞋穿在脚上并不耐磨,没过多久鞋底就会磨破。有一年被生产队派到工厂劳动的父亲,回家休息时带回一双用汽车轮胎作为鞋底的橡皮凉鞋。说是草鞋不耐磨,他找到一块废弃的汽车轮胎,利用工余时间给我们兄弟俩割制出那双橡皮凉鞋。橡皮凉鞋相当耐磨,但在脚板与橡皮的摩擦中,容易出现“烧脚”现象。那一年,兄弟俩在炎热的夏日轮番穿着它行走在上学与放学的小路上。

在我的相册里,至今保存着一张二弟穿橡皮凉鞋拍摄的黑白照片。而春秋三季所穿的布鞋,也是由自己动手制作。年少时帮奶奶糊布壳晒布壳作为鞋底原料的情景,记忆犹新。

皮鞋旧称革履,是鞋中精品。相传远古时期,有位皇帝对牛皮铺路情有独钟。出宫巡游要求沿途铺上牛皮。一位聪明的大臣斗胆向国王建言:何不只用两小片牛皮包裹住皇上的双脚,走到哪里都能脚蹬牛皮。国王听了觉得有理。皮鞋就此诞生。皮鞋舒适、保暖和耐穿等特性,受到人们青睐。

我十五岁的那年冬天,双脚长了冻疮,痛得无法走路。父亲在乡村赤脚医生的建议下,打算给我买双保暖的皮鞋。皮鞋是青少年时期非常羡慕的奢侈品。平时只在进城时看见二十来岁的年轻男女穿着它走路生风。因家里拿不出这笔费用,父亲决定等我到赤脚医生的治疗下暂时好转后跟他和爷爷一起上山砍毛竹卖钱。我们早出晚归地上山砍了四天毛竹,共在供销社换回了七块钱。次日父亲领我进了县城。在百货公司

给我买了一双猪皮鞋穿在脚上。第一次穿上皮鞋的我,兴奋得手舞足蹈。回家后很多小伙伴听闻我进城买了皮鞋,纷纷来家里观赏,流露出羡慕的目光。

高二那年暑假,我和几位同学相约去一家木材加工厂做临时工,拿到了一笔工钱。想起当年砍毛竹买皮鞋的往事,感动中带着一丝酸楚。因爷爷已经去世,我便进城为父母各买了一双黑色皮鞋,感谢他们为一家人的生活操劳与奔波。父母对此很是欣慰,穿着它逢人就伸出脚来展示一番。

大学毕业到海南工作后,有一年受北京一家报社之邀决定进京。当时正值冬季,北京气温处于零下十多度,朋友告诉我一定要准备好一双翻毛皮鞋。生活在没有冬天的海南岛上,即便每年回湖南老家过年,也只穿从内陆带去的羽绒服和单层皮鞋,当时要在海口买双翻毛皮鞋着实为难。果然,我找遍了海口的各大商场,终究未能如愿。

待我将这个情况告诉在湖南电视台工作的二弟马后,一个多礼拜,我就收到一双从长沙寄到海口的

翻毛牛皮靴子。在北京那个天寒地冻的冬季,我穿着这双皮靴奔走在采访路上,写出了诸多“本报特稿”。

在我们老家,给人送鞋是一种感恩行为。最典型的习俗是“谢媒”,即新婚夫妇要给媒人送鞋以示感恩,寓意媒人为这对新人的婚事经常奔走于两家之间,踏破鞋底。

二弟送鞋于我也有感恩的成分。当年他在武汉大学上学的时候,我已参加工作,为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我主动承担起二弟为期一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与父母一道帮助他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

鞋子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其演变史颇为漫长。在古代,其主要功能是保护双脚不受伤害,鞋子均由手工制作而成。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机器制鞋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如今,不仅可以通过机器生产大规模制造各种类型的鞋子,而且因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厂家日渐注重起鞋子的外观、色调,并在舒适性和时尚性方面更加精益求精。

鞋履踪迹,是生活的见证,也是人生的印记。

美食随笔

腌点夏菜

□ 章铜胜

小雪腌菜,大雪腌肉。讲的是冬天腌腊菜、腌腊肉。夏天也腌菜,只是没有冬天腌得多而已。夏天腌的菜,多是开胃、调味的小菜,腌得有些随意、随性。

夏天腌得最多的是豆角。腌豆角,要赶早,趁豆角嫩的时候。刚摘下来的嫩豆角,还没有长豆米,是翠绿的碧玉条。从架子上摘下来,或是从菜场买回来,用清水洗过,择好,用稻草一小把一小把地绑好,一把把地码在坛子,或是腌菜的瓮子里,撒上盐,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有些人人家腌豆角时,会加上一些红辣椒,或是蒜子,一起腌。腌好,抓一把腌好的豆角、两个红辣椒、几个蒜子,切碎,用素油略炒,出锅,晾凉。夏日若热,胃口不好时,佐粥佐饭都好。

刀豆,也可以和豆角一起腌。第一次吃腌刀豆,是在冬天,在徽州山里的人家,加了红辣椒和蒜子一起炒的,香辣有味,只是刀豆比豆角要脆硬一些,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腌豆角。江南水乡,湖、塘、河众多,在这些不深的水里,多长着菱角。初夏,

鲜菱角菜上市。鲜菱角菜,是从河里捞上来的,去其叶和长茎上的根须,用水煮过,成菜呈赭黄色。买回来,洗净切碎,加蒜子、干辣椒略炒,味道很好。而我更喜欢的是腌菱角菜。腌菱角菜简单,将鲜菱角菜装进坛子里,撒上盐,上面放石块压实即可。腌菱角菜,可以炒菜,也可以做米粉粿的馅。夏日农忙,难得有空闲的时间,若是谁家做了一回腌菱角菜馅的米粉粿,会让人羡慕很久。

苋菜,就是鸡头米。收鸡头米的时候,也将苋菜梗扯了上来。撕去苋菜梗上的表皮,连同表皮上的细刺也一同撕去了。苋菜梗可以素炒,水里植物都有一种清气,要加干辣椒和蒜子,味道才好一些。苋菜梗,也是腌得再好。可能自小的农村长大,夏天也跟着大人一起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农事,出汗多,口味也偏重吧。

苋菜梗,宜暴腌。夏天太忙,忙得顾不上侍弄菜园里的菜。一畦苋菜,在不管不顾中,几天就老了。苋菜老了也不打紧,可以吃苋菜秆。苋菜秆,撕去皮,切寸段,撒上少许雪花盐,



放在陶钵里,腌上两三个小时。其间,偶尔拿起钵子,颠几下,即可入味。腌苋菜秆,翠如碧玉,咸脆有味。绍兴人喜欢将苋菜秆放在臭卤里腌,腌好的苋菜秆,可以吸着吃,如吸果冻般,咕咕有味。臭卤里腌的苋菜秆,只是在书上见过,可惜没有尝过。

夏末秋天,种萝卜。萝卜通常穴播,有人手轻,一穴只播了几粒萝卜籽,出了两三棵小苗,正好。有人手重一点,或是播种时手抖一下,一个穴里就多播了些萝卜子,出了苗,一小蓬,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坑里出了许多苗,就要间苗。间出的萝卜苗,都不大,水嫩嫩的,扔了可惜。间出的萝卜苗,用开水焯过,切碎,拌上蒜末,加上生抽、醋、麻油,拌拌,嫩而有萝卜菜的清甜味。吃不完的萝卜苗,腌起来,就是腌萝卜缨子。萝卜

缨子不需要腌太久,十来天左右,就转味了,还是青翠的样子。腌好的萝卜缨子,切得碎碎的,放江米、蒜米和干红椒一起,素油清炒,黄蓬蓬的,咸香脆嫩,勾人馋虫。

菜瓜、和香瓜、酥瓜、半角蜜之类比起来,生吃味道并不佳,但菜瓜可以腌,这是其他的瓜所不能的。菜园里刚摘回来的菜瓜,去皮、去瓜瓢,切寸段。将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干红辣椒、味精、料酒调匀。将择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待瓜皮蘸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装盘即可。新腌的菜瓜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这种做法,类似汪曾祺先生的腌瓜皮,所不同的是汪曾祺先生用的是黄瓜。

夏天,还是腌点夏菜,为苦热夏天佐味。

黑水摄影

(外一章)

□ 王辉俊

从黑夜里潜入,潜入夜海幽深的梦境,追寻那些坠落星在浩渺烟波里的星辰。

克朗水母,宛如一簇簇绽放,柔美而神秘。

柳叶鳗,艺术体操的精灵,流光溢彩舞翩跹。比目鱼的童年,戴着齐天大圣的桂冠,做着翻江倒海的梦幻……

夜海低语,生命在悄然苏醒,可以探寻更多微弱的光,揭示深海的奇观与璀璨。

剑鱼潜伏,随时会刺穿探险者的肉体。鲨鱼游弋,随时会闯入追光者的梦魇。而黑水摄影师依然执着坚韧,执灯前行。

海水深邃,而光透明。唯有光,撕裂黑夜,揭示深渊的秘密,展露生灵的本身。

沧海茫茫如此。苍天茫茫亦然。苍生茫茫如是。

沉舟

海甸河,入海也出海,两头沉浮的海水都是咸的。

一条木船的残骸,静静地躺在河床上,一如匆匆的过客,浪迹在生活的波涛中,也沉没在时光的海洋里。

每一条龙骨,都刻画着昔日里乘风破浪的勇气,承载着鱼虾满舱的豪迈。

那把橹桨,攀附了太多犀利的牡蛎,缠绕了太多撕扯不开的苔藓。

一只白鹭鹭,伫立在残缺的船桅上,叨衔着落日余晖的孤寂,吞咽着帆桅落下的苍凉。

哪怕沉沦,也要沉沦在大海里。这里是出生地,也是心灵的归宿。

躺在母亲怀里,枕着波涛安眠,海浪轻轻哼着挽歌。

人生有从来,人生难重来。问海重新来一回,但看海甸河上,龙舟竞渡,战鼓敲响千重浪……

我是农人的后代,成了城里人后,娶妻生子,努力工作。有过磕磕碰碰,也有过风光无限。看到底层人的生存状态暗自神伤,虽有悲悯情怀,但无力改变。很想回到从前,从前有理想,有追求,有努力,有拼搏。从前是乡下人,乡人有梦。酷暑当下,空调的扇轮在高速旋转,思绪也在旋转。

时光荏苒

一棵杨桃树

□ 莫敬焘

又到了杨桃收成的季节。我回到老宅的小院,来看看院子里那棵已经二十多岁“高龄”的杨桃树。

起初,这杨桃树是被奶奶单手拎着来到这间老屋的。当时它的树干还盈手可握,高度也不比当时五六岁的我高上少许。奶奶刚进门便举起它掂了几下,兴高采烈地唤着爷爷:“哎!老头快过来!快来看看卖杨桃的老赵送我们的好苗子!”爷爷从屋里探出头来一看,顿时两眼放光。两个五十多岁的老人,竟为了一棵小树苗开心得像孩子。

杨桃树从此在院子里扎下了根,抽了新芽,开了小花。那粉红的小花一簇一簇挨挨挤挤地开了一树,吸引了不少蜂蝶流连驻足。爷爷奶奶看到这长势很受鼓舞,早上起来首先要跑去看看杨桃树有什么新变化,晚饭后就到杨桃树边上交流种植的注意事项,伺候得更殷勤了:施肥、喷药、修枝……

跟在爷爷奶奶身边的我和弟弟也成了“杰出帮工”:每天准时浇水(实则玩水);爷爷奶奶修枝时我们负责收拾地上的残枝废叶(逐渐变成拿枝条比试武功);他们给果子包防虫袋时,我们负责递绳子、袋子等工具(没多久绳子、袋子就被我们绑得到处都是);他们在聊着杨桃树,我们就在一旁耍着花拳绣腿助兴……杨桃树下,暖暖微风,阵阵蝉鸣,二老在细语呢喃,俩娃在嬉戏打闹,定格成了我回忆里最美好的夏日图景。

于是,小花变成了小果,青绿的

小果又长成了橙黄的大果。次年,最初那株瘦弱的树苗,竟结出了满满一箩筐肥大肉厚的杨桃。切开的杨桃,果肉呈星星状,清甜多汁、爽脆润喉。两位老人都笑开了牙。

后面的许多年,当我们在外求学时,只要到了杨桃成熟的季节,总能收到爷爷奶奶寄来的橙黄的大杨桃。“外面可买不到这么甜的杨桃呢!多吃几个,吃完了再给你们寄过去!”爷爷奶奶反复在电话里叮嘱,由此便可知这年的杨桃树一定长势喜人。

再次见到这棵杨桃树,是爷爷离开的那一年的夏天。那时奶奶的耳朵已经有点背了。我们到达的时候,奶奶正坐在院子的木板凳上,背影孤寂而落寞。“奶奶,奶奶!”我凑到她耳边喊:“啊,来了啊!”奶奶一看到我们,眼里马上有了神采。“你们摘点杨桃回去给孩子吃,对喉咙很好呢!”“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孩子一大堆零食,不太吃水果呢……”“这杨桃可甜呢,我和你们爷爷最爱吃了!摘点回去吧!”奶奶没有听到我的拒绝,边说边踱步到一旁拿起收割杨桃的工具递给我老公。两个小家伙没见过摘杨桃,兴奋地仰头蹦着。奶奶在一旁“呵呵”地笑着,满眼慈祥……

光阴荏苒,曾细心照料这棵杨桃树的两位老人都已离世。杨桃树依旧生机勃勃地斜立在小院里,虽已难以寻觅到一颗杨桃的踪迹,但那美好温馨的过往,却在记忆的角落中没有拘束地生长……

乡音乡韵

乡人有梦

□ 江清明

自古夏日多烦躁,秋风瑟瑟冬寂寥。夏天不是闷热就是燥热,动不动一身臭汗,待在城里,困在水泥砌块中,纵使有电扇空调,终归神不清,气不爽,吃饭无胃口,睡觉不香甜。回想从前的乡下,可不是这般光景。

那时的乡下,背着粗蓝大布手工制作的书包,穿着塑料凉鞋,或打着赤脚,坐在四面透风的村小学教室里,背书诵课。课程也是极其简单,除了语文课和数学课,每个星期还有一节音乐课、劳动课和体育课。下午放学,少有直接回家的,一般是约上几个同学,到学校后面的河滩比赛摔跤。厚厚的沙滩经过一天的暴晒,滚烫无比,而少年无畏,一轮轮,一次次,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永不认输。大汗淋漓,细小的沙粒和薄薄的云母片附在身上,在晚霞的照耀下,闪烁着金光。一群赤条条的少年,是那样的珠光宝气。

晚饭是不在屋里吃的,无风,热。门口洒几遍水降温,将竹床搬出来,饭菜用木制托盘端出,以竹床当饭桌,一家人围在竹床两边,或站或坐,一碗碗豆,一碗黄瓜,一碗茄子,一碗大麦酱,吃米饭,喝锅巴粥,晚风吹拂,惬意无比。若兴致来了,邻居们聚拢来,东家带一碗蒸细鱼,西家带一碗煎豆干,一摞瓷缸自制白酒,推杯换盏,喝到繁星满天,醉意朦胧……

井水冰凉。木桶担来井水,就着木桶,用毛巾擦拭疲惫的身子,用

井水为身子降温。洗毕,将木桶举过头顶,哗啦啦,倾泻而下,全身那叫一个爽。

入夜了,全家老小倾巢而出,门也不关,大人打着竹床,孩童抱着被单,去屋后的河堤乘凉。河水潺潺,可带走一些暑气,堤坝地势较高,有风。点燃一把艾草,驱蚊避虫。这时的大堤如乡场一般热闹,孩童在夜色下追逐嬉闹,大人在八卦聊天,上至盘古开天辟地,下至猫生儿牛下崽。萤火虫亮着屁股,在夜色中划过,草丛中的蝈蝈蟋蟀时不时发出一声低语,有声无力。夜深了,孩童早已睡去,大人们开始鼾声如雷,岁月在梦中流淌。

夏天的沟渠长满了水,有水就有鱼虾,全是野生的,泥鳅鳊鱼,喜头白鱼,就是用簸箕也能捞到几条。瓜果也在这时盛产,地里有西瓜西瓜菜瓜,树上有桃子梨子李子,无化肥催熟,无农药杀虫。

我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般光景中度过,一个叫江凉亭的村子有我儿时梦幻。

虽说那时的农村有新鲜的空气,有流淌的河流,有茂密的树林,还有纵横的稻田,但终究劳动强度大,生活不能说不艰苦。所以跳出农门是那时乡人的普遍心理。读书是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乡人的孩子读书是极其刻苦的,不上补习班,不上兴趣班,父母无力支付昂贵的费用,全是在课堂上孜孜以求。